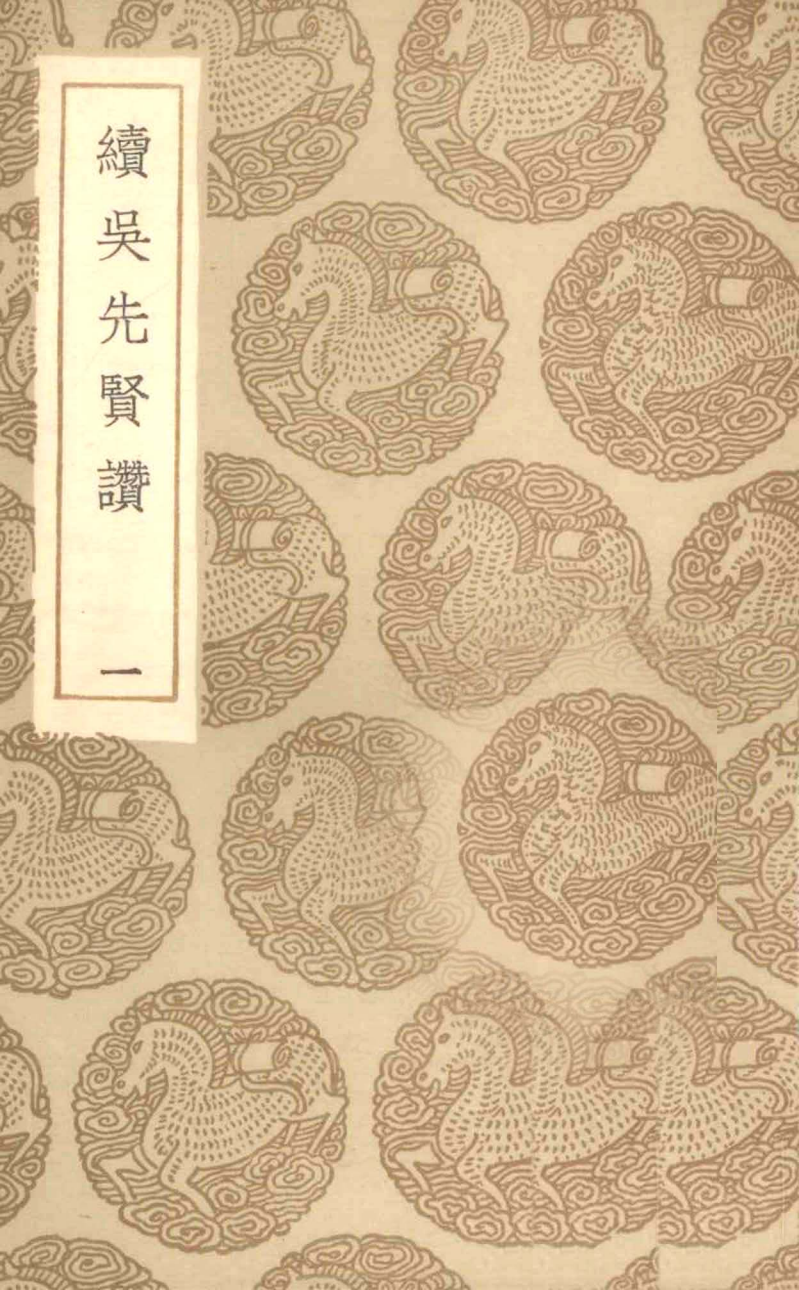


續吳先賢讚
一



讚賢先吳續

(一)

撰鳳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

續吳先賢讀序

劉鳳

古賢人之脩於鄉是其貴德乎若出而定國家功伐在天下則太史氏存焉無不書者其鄉之行則惟閭里族黨詳之豈無遺者是以前周游宗黨正各使爲書有以也夫吳在昔爲與區賢人產焉者衆泰伯潛馬子游澹臺各標其間然不附青雲之士則湮滅無聞者可勝數哉昔有婁地記諸書及吳先賢贊多不傳余重慨夫賢哲立身脩行莫不始於家是故古者正月朝於鄉而復事遂定其論及有所選也亦自其鄉登之則雖出之四方有功烈著於內外何不記於鄉哉顧今之爲書者多繆妄竊操弄顛倒之其所褒進非陰有所附離則顧望且自爲地所刺非不於其媚嫉則以無所於藉忽遺之是胡所徵信與往志作於文定公諸賢又有別載者則楊循吉閻秀卿徐禎卿祝允明其著也余私其緒有所述明若其義則竊取之矣且不能遠及古始者何夫前之作者既貌世與人易不能有所奪予故斷自今則論其行事跡其始終之槩若功施於民蒸蒸遂遂者以勞定國赫有

顯名者翔序卿列諱諱濟濟者歷踐機要善保無咎者積資賴寵淳然膚遜者躬勤砥淬宣朔庶猷者董正彈壓望實克副者艱棘危懷寒蹇弼直者闢造土疆桓桓師武者智畧輻輳鎮安宗社者仗節引義矯矯烈烈者介厲嚴公侃侃諄諄者肅清潔貞操行絕俗者高遜不污達世獨立者好博研思開雅知物者敏瞻辭致蔚有藻章者淹該藝事綜毫翰與繪素者精理微解善爲方論砭石者雕文刻鏤巧擅儒術者誕惟屏隱游意變幻者至於婦人之節抑或有女教焉然無得而紀者以貞一自其恒範自非有姜嫄太任之德慶流無窮則雖梁高魯寡亦所不列自節義以上不爲題目者所以效於用亦各因時或未可以槩之也彼君子者其虛其徐威儀王國是我吳之盛也出處異道庸無得而譏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
續吳先賢證卷之一

劉鳳

高啓

高啓者長洲人少時以詩爲饒介所稱介在僞吳間喜文學垂意啓良厚廼去之隱青丘洪武初以史事召預執簡已乃命教胄子 上忽令與謝徽同對時已暮面授侍郎戶部以不經爲吏且金穀重祿遠驟當寄任力辭得罷仍 賜金遣歸屬魏觀爲守故與相優尤禮遇之魏得罪遂并坐年三十有九所著書曰缶鳴鳧藻學者多有之

贊曰國家肇基成武出三代上其始開以文則李廸有力焉爲詩沈淡以橋舉精理間發加藻米烏弘於前之勳矣觀亦宗臣安集吳助機時以飛語中良惜人謂賈生以絳灌斥外若啟遂文致之悲夫

盧熊 熊

盧熊字公武本武寧人家崑山父觀好讀書熊在元爲掌故洪武初起守兗州時兵革後未安集重以大役熊所爲畫善分別不待令趨事後竟坐法人傷之初游於楊維禎顧璣思義喜博絕偉異之觀而尤工小

辯多所正之爲書甚衆子彭祖被薦爲禮官亦善著文孫瑛以進士起能世其家

弟熙以薦起同知睢州明年行州事使者逮民而伍之取必盈無問所從留令者以不如詔論熙不爲動上更戍者數人使者雖怒不能奪後卒官貧不能殯吏民爲歸其喪送者塞途遇大雨無一人避去者熙既雅慈仁又滋學與兄名相亞子充賴以善書召孫儒亦有文守中書

贊曰熊爲吏廉公其惠足以使人殆以儒徒守文耳法理乃非所長耶然坐之亦不顯其過公暨愈愈而能脫士藉于愛結於人矣其子孫咸簡簡有興者稱不墮其風茂矣夫

楊基

楊基者本蜀人自其王父官於吳基生焉幼則警敏日誦千言已有論著欲自試不果乃隱吳赤山僞吳辟致之卽辭去又客饒介皆未及有所見 王師平吳籍置臨濠又遷之豫後起令榮陽復從坐徙用薦爲從史又以罪斥也再起奉使還授員外出按察山西竟以諱逮役鍾官卒其往來數數是時法初行小有過則從吏議且以自士誠所雖見寬猶不能善也

欲以庸庸免又不可得基工於詩與季廸張羽徐育
同著名四傑初楊維禎來吳一見驚焉謂已不逮今
其詩實傳也

贊曰漢定功以從起豐沛爲上有以哉有以哉其次
雖自歸者猶時見疑而況以收藉得免幸矣孟戴特
以儒亮得復用然既無他才能斥乃其分好進矜名
竟於作所歿與公幹佚上方異矣若吳之詩盛於今
基並有力哉

姚廣孝

姚廣孝蘇之相城人初爲浮屠學通占筮兼綜兵家
書王止仲知其有當世才雖自匿欲有所用之會有
以道高薦者令侍 文皇於燕一見以爲天授即深
相納數以奇謀進起兵時多其畫也迄成功所善皆
閨密人不得聞或以爲通於數跡甚幻蓋天造 皇
始特神之耳堅不受封且不置家上親愛之呼少師
而不名竟徒步歸出入里中不改初服逮卒 上又
親幸其第問所言終不對乃官其養子焉

贊曰時運方遷則異才出焉固不一途哉當 高皇
時固疑 文皇之受命也幾道衍而仁慈佐之而首
定大計開萬世洪業及成功謝不居則又加千人一

等矣子房學黃老謂有託此其遊於方之外自性然
豈爲富貴哉所著書多不傳若其深詠宋儒必有見
焉張洪何者輒焚滅之惜矣

滕德茂 王遜

滕德茂者仕元爲江浙行省官從討方國珍浮海風
大作船多欲崩衆無人色德茂喻以無恐賴之濟
留撫台人甚德之 國初 徵爲丞相掾已乃令
與王溥同守建昌溥多自恣德茂持之力自湖廣行
省召拜夏官尚書以事見法其才長於綏集又工爲
奏論事與激故見拔擢子枋與從弟權皆有職用
王遜字謙伯崑山人以進士選自御史丞上高尋以
功復召性剛廉峭刻所治以鷹擊毛鷲爲能人或規
之君不虞後患耶曰虞患思避隱忠不竭其又得全
哉竟坐法子復亦以進士任御史然直氣少折矣復
子敏能不墜其業

贊曰司馬以故元臣進用其初豈有所不得已者彼
其操尺寸思欲用所未盡既遭值不世由郡邑附風
雲遂秉統樞機適不當意以嫌逮非以不從始起疑
易構耶遜疆且少類然守職不回慮使撓而從之曷
稱必官下哉時以刑亂國用典無所貸要之終見察

其子孫皆顯用豈不至明矣哉

郁新 余燦

郁新者家本吳人其父避之臨淮以買致饒新仇爽結少年負奇氣洪武間徵主度支事 賜今名已而更定制爲郎中進侍郎數對稱 旨問天下戶口錢穀轉輸占對無遺大被眷拜尚書卒永樂中

余燦字茂本崑山人家故鐫工少雋慧喜學問爲儒有意當時洪武初選造於 廷無何遂拜尚書吏部掌銓稱平迄無悔咎燦爲人長者未嘗譖毀人其以事見疑者每進微喻有所寬釋居家尤恭謹望里門輒下見故時所往來必自名若未嘗貴者

贊曰郁新方締造時主大計非其才長於應變善心計無所漏失烏能免哉及壬午之際委仕無改信乎其工爲自謀也燦雖蹢躅然畏慎不被嫌猜其事乃不能詳旣總百官脩宰阿蓋亦有足稱矣

衛浩

衛浩字季洪常熟人永樂時任御史未嘗深文詆人罪見酷急吏輒論罷之 仁宗爲太子宙守殊被知遇訊獄多乞付衛御史奏上輒報可嘗有大將收其偏裨上之請論成浩議令以功贖後遷按察江西歸

年至九十餘

贊曰浩誠寬仁未嘗足已自負所守官不察察任威似質謹無異能然其治多得全卒以此蒙福雖忤時見原將在外始不敢專殺歸之 上自治乃獲釋自此疾力戰者寡矣

錢芹 俞貞木

錢芹者吳縣人幼自脩立厲志介廉初不覬覦欲以奇節見嘗從大將軍辟絕塞宿留旣罷府居貧漠無所營意良苦守姚善愛士貶米俞貞木誤致之芹所芹以守賢也不逆他日貞木見守乃知之因欲見焉不可期於庠序展禮賓之繼忠出一書遺守遽退善乃薦之朝從征虜將軍諮議令請事司馬門未至卒遺奏言邊事 上善之賜歸塋

俞貞木者琰之孫琰有名前代貞木頗好學問善著書洪武初薦爲樂昌令又爲都昌以親故累罷免太守善方向文學尊禮有道以風民俗極重之數延致於庠行乞言禮多薦達貧士因以進者往往而是然糠覈不繼空匱愈甚不以干意靖難時勸守舉兵因遽赴司空論

贊曰繼忠雖高行然本負氣欲有所出之而在行間

其奇謀秘計亦將有所效之乎貞未敦行尤以節著其居平潔清重一介取予雖嘗仕或以逸疑之豈避世不顧者哉方其爲守決策要與俱成志義皎如日有夷之清稱貞隱何也

王英

王英者崑山人也始約時諸父老會里中嘗爲傳食無不贍卽他時傳食者多不以時咸曰無傷也王孺子性謹厚廉仁時爲博士弟子者多避不肯就獨慨然應之數歲升於國學選授御史以能舉其職聞命攝都御史事上手輪寵之又以爲刑曹出爲邑丞樂初召還繼遷按察陝西得代歸卒泗州英始終以憲法賦於政剛果善斷臨事殺不可奪有所論說人問之不對及已行下猶未知爲英所上者常曰旣已出身奉職當處官下寧復顧哉然其中純質居鄉時時過所善者弊衣冠行道上人不謂當貴也喟然思往傳食時曰吾素事諸長者未嘗少失意異時吾且得相從游豈非幸哉王公驥性嚴峻嘗與公爲寮深念之數問遺其妻子所以卹之良至時亦爲其厚重不泄類周仁張敞也

贊曰俊伯未有赫赫可紀然在朝不能久居其位良

由仇直少所容貸不假顏色於人故恒不堪之歟爲吏寧當將意於法之外市恩哉得不黜辱幸矣迄善罷能保其終則又可謂不諛曲之效乎

金問

金問吳縣人其父道玄爲元將陳養子陳戰而敗道玄自投海中義不爲賊得若有濟之者流不知晝夜忽在石上竟得免人薦之僞吳逃焉以終問旣貧家無書寓讀於人學於俞貞木永樂初薦起官正字授太子經會有忤與黃淮楊溥繫請室三人深相得也各以經義誦誦不輟洪熙間待詔時引對有所匡益累進二秩宗卒英宗時更歷四世皆在肘掖參預時政每有譏述未嘗不在其學長於訓詁勒成一代典箴之太府與誦習之博士弟子者皆有力焉尤工書解星曆兄聲亦嗜學問事之甚恭嘗病禁寒時欲羸鮮卽解衣覓進之其友愛如此

贊曰兢兢公素脩聞爲矯厲行自家平我王路悻悻誘任叩恤躡路號號佔危居之若祿恒預帷幄通塞異趣優游著作匪寵能勉貞行之以豈徒藝翰

平允

楊翥

楊勣字仲舉系本宋高宗將沂中後家於吳為少與兄成武昌為人講說時文貞公士奇亦寓馬見即歎相得文貞方因乃令諸弟子從之受業而自之他所日往返餘十里與文貞期會未嘗失也由是德之甚當仁宗時薦之召主註記從史氏撰三朝事選傳卿王謝罷及景泰間朝馬竟不仕歸二年又以庸保塞赴上賀所以寵之良厚公因跪乞時朝太上皇帝進位秩宗俾食其祿年幾耄乃卒素敦行以德重稱其處人所不能堪無幾微介於意純心為質君子哉可以厲世表俗也

贊曰常伯登臺駕哉有裴方其困時兩賢同厄言議甚偉卒建忠策序功當屢為恭之敦而靖以無悔曷仁讓以恢而榮黎其庸愈幾而能合不弘於進以取悔五火謙恭是則三命而僂壽俊如何實我土公故居相去余甚近

王璣 王璣

王璣者其先蜀遂寧人也自其祖父仕元宋時家吳璣有異資幼則善屬文名籍甚因得僉侍從與王洪孟楊達善並以才聞璣等既後進文獨工諸在位者雅不能善又自相矜許遂被以輕薄名仁廟在東

官試神龜賦極稱善語解縉縉頃首謝不能及後語黃淮淮因諧之遂與孟偪先後論成

璣遂第也先在謫遣中以明經舉為掌故以著作召與楊溥等入直內庭璣稍醇謹文亦不逮璣故得優游免兄璉少有逸才先被遇命從宋濂學以早卒名乃出二弟下璣為文能立就雖數篇竝作受命即奏不淹刻咸以為神而性又無所推讓故不免於忌然其書未久遽無傳者

贊曰吳稱文學自言游始後乃盛海內然初之能紹者汝玉兄弟寔先之雖不善終亦由傳會能以其文進用被眷良厚有名稱於時顧不為資適逢世得當哉逮其及也一由於文文適庸乎竟以名敗故亦安貴名也

吳訥

吳訥常熟人幼有成人度能通誦五經父為沅陵簿被逮訥請代未得而歿喪之哀時稱有禮乃用善醫起仁宗素賢之授以御史其所蒞必興立教化獎進貞義黜姦邪除暴戾之意裏間里脩忠臣墓時稍敦質法無抵嚴歷官都御史皆以仁厚稱致仕歸卒年八十六諡文恪所著書多行於世

贊曰訥豈不誠賢哉躬行孝悌務在沉至感切於人與彼華而不敦異矣至晚節益恂恂恭謹雖履貴盛謙已有逾未嘗作重劾按人亦時初解網密用忠實爲化數賢者風厲以節槩敦儉用追隆於古自今談者罔不嘉其遇若其老而劬勞勤於著作故亦頗著文焉

陳祚

陳御史祚者吳縣人字永錫自庶吉士參議河南以言事黜均州力田宣德初召爲御史復疏言帝王之要載在典籍具以肩言儒者所爲明興壞之端在薄嗜慾謹游幸審忠邪之辨若此之不愼徒文法爲何以制義憲爲之建利去害錯世於安而不傾上疑其言游幸接邪有所優賤刺非抑損當世之意遂速治請室且籍其家禁五年乃得釋復其官則親已前成獄中乞行服不聽又乞歸塋乃聽後按閩擊去方岳而下甚衆代還視河渠重劾將漕者雖蒙宥令惶恐謝又按楚言遼王事上怒械治論死尋赦出之侍郎吳雲者薦其屬吳悅悅坐死而文法吏因文致其罪雲以釋憾悅自剄祚上言爲理者用法不平以私上下其手亂舊章應臥上是之因著爲令遷

按察僉事福建得謝歸卒年七十五祚性刻廉有所爲奮不圖難操裁太過不無逆戾人情然能苦體蹈危險若其之人亦矜其壯氣尤怨亦復少損焉其後世官亦有顯者乃多智計用和謹貴矣

贊曰古仇暴爲懷者暴公子之屬史猶稱之豈非以朴擊峻挫良難矣哉至引是非爭事之曲直劇切人以所不能在下尤患之而况以事上乎祚數跌不悔倏興倏廢至陷其親於囹圄以成不爲服雖成直臣名然以此易彼吾聞之中大夫美中云是豈有不得已者且其所激憤果天下大體奚不可者當是時故無失德徒以口語屢至譏息惜夫

尤安禮 虞祥

尤安禮字文度父從道前元時辟從事後避去至洪武初以才薦官楚當草昧際務晦慎自全安禮生而淳謹無傷也寓楚時與楊文貞及尚書蕭相善履方挈規行不逞人笑爲迂有欲試媒汚之變色走匿其同門生當遠徙妻子稚弱安禮謂之曰第行我在何患已而女長爲子娶之子故所後第之子也第以女疾難之曰吾以心許吾友可食言仕爲掌故進司馬屬同列面罵之安禮不爲動既病免幾不能給朝夕

況守鍾入 朝文貞公問焉不能對歸而得之隘巷居甚卑陋請更之不可其介有足稱者

虞祥者崑山人也以掌故擢給事禮科顧能謹默不妄詆見人有過務覆匿之雖容容隨世然賴以全者多歷官侍郎巡畿內爲政大率以清靜不事紛更有所論 上終夕不能寐報可乃已其慎如此子震以力學聞孫臣爲司馬屬參議益部所至清謹歸不持蜀貨人問其囊裝曰吾以市德於民重不任載也蓋亦祥善爲貽謀矣

贊曰余觀謹愿者事未嘗不爲動容也曰羔羊之詩見之矣伯有佚奢而子產嚙晏不敢盈禮焉匡齊道缺樹德務滋豈厚封之謂邪仲頑用誠長者處官雖畏慎庸不乃愈教子孫不失秩可謂能遵業哉子禮不欺其友貧約沒齒無憾豈有所要固自其志絕人矣夫

施顯 張洪

施顯者以進士第一人官都督斷事已復行按察事北平坐謫久之乞自劾授御史有所諫諍皆大事疏未上而卒與張洪爲同邑人相善也洪被遺謫適在廷欲言洪目止之得薄謫既洪以明經起永樂初授

行人使日本餽贖一無所受又以茶易馬於番冬而往逮夏歸來島不更人稱其介緬入入孟養地又命諭責之還所侵方阻兵不服六返乃聽洪所著書多於顯年亦高其爲經解皆徧不專名一經也

贊曰張洪之夷狄開說令服從無所爲屈其誠仁有以動之雖凶狡且懾息國家威命四暢非播宣者有人曷以哉顯雖欲效而忠不能遂固亦有未易者當是時法峻獨無可瑕疵謫而旋復足謂善保終始矣

何源 張鼎

何源者吳江人也洪武間以博士弟子試爲吏德州山東蝗大起獨不入州境歲饑極於病能綏靖之以功遷守梧州梧蠻夷地且患裁相仍議上所以賑之曰俟得報民不其餒而吾寧以擅發罪耳遂開倉廩多設方畧拯之已而坐事謫英公張輔辟教士交州復後召爲宰士歷岳牧源在事久屢斥屢起仁厚溫藉故能免年八十六時謂寬厚之効也

張鼎永樂中以掌故爲御史侃侃有直臣風出按山西封上有所言諸者以幾事不當露泄必欲文致之不能得遷參政以卒鼎氣厲急少所容然於守官亦質有文武焉

贊曰源用寬濟斥雖屢竟躋通顯以考終觀其所設施無異能碌碌不與物忤故自行間起得晉用非有所附釋然哉最之剛急可謂能稱其職雖以早世不竟其用蓋亦無復之矣

曾燿 平思忠

曾燿者其先錢塘人由其父徙吳江燿少學春秋於魯道源洪武間選於鄉令黃陂召侍讀 禁中脩典令使交南還陳黎氏所以當討贊師有功既平之復使往卒於富良江子堅亦以春秋起官蜀藩

平思忠吳江人以功曹進永樂中官主客時方園來同忠竭力能節永時序無失秩官尚書曰震才之以事被逮值虜使至震爲言立出之後任楊弘關中以思忠參其事復被議會市馬西域以思忠能貨令隨宦者使吐蕃還卒勅太守况鍾嘗同推擇故禮之厚且使其二千事焉曰此吾故人爾無寧驕失長者意忠亦視之自若也

贊曰語稱使於四方宣其辭命招携貳綏服之豈易能乎燿再使交人其勤足紀思忠懷遠人致饗餼其逆也以班有加等益虔使小大莫不得其所再結終以復用自非其才不可棄耶方是時綜核詳上下不

敢苟若忠之進退亦文法所不得而裁之矣豈徒無害哉

劉璉

劉璉自永樂間仕御史歷侍郎守邊幾三十年當英宗時虜數入璉能持重少失亡其以首功上者必審喻之云有如不中率令爾對簿書爾果陣而獲於何所遇敵疾力戰勝耶故終不敢冒賞嗣後未久輒累功徵求過當矣璉之不矜豈非人所難哉致仕歸卒於通州貧無以返塋塋葉公盛疏上其功狀請加恩乃得追恤旋先人塚崑山

贊曰士談說能功何易也使乘一墮能令虜無入乎璉在已巳與郭登守宣府爲城下盟計欲詭奪虜雖不克然使知有倫不敢犯又數偵虜虛實竟使欵塞和未必不能逆策其然也功皆抑不聞至歿而不能返其丘墓身久爲將故猶寤甚何論請美田宅多從賓客車乘哉且戒妄殺不敢徵功畏謹矣或責之戚封疆之義不能出驍銳塵土木下濟師事誠有之則所傳聞異辭未可蔽其罰一人也

李賁

李賁者長洲人以進士任司馬屬尚書方賓器遇之

進佐太僕從靖遠伯征麓川父卒不聽歸以墨衰從
乞驥以功疏爵而賁亦遷二司空乃乞持服後以司
馬鄭楚薦令佐已先已之變卒賁事無所見雅善
爲兵其從征也由其計畫得全故以文臣封者惟麓
川之役在兵間久知邊郡地圖阨險遠近楚深以此
倚之爲人長者居鄉甚著行義時有劉繼初者嘗官
輿司馬實爲賁談邊事且囑之無喜功云

贊曰聞之長老云當 英宗時朝楚方以虜爲事楚
實謀之賁實爲具言所以戒慎而中官振務微一時
調納偏說不參稽且席中國累葉盛強氣奮決策於
內茂實言不用亦前死故得不被書云無侮老成人
則計之生熟於得失可知矣

施槃

施槃者吳縣人少落拓寬博衣冠游里中人多謂之
狂生從博士弟子誦學而亦好爲詩故時詩近俚猶
有閨門衽席意槃既雅自負選造對策於 廷第一
年纔二十餘皆以洛陽年少遇之公卿爭前席亡何
遽卒

贊曰天道不全患在美好故盈而若冲用乃不窮槃
少年有顯名方幾進用遽摧折憫傷豈有所奪之耶

且也何足多而似斬者雖過然遭之而槃也已盈溢
不天扎亦將安之乎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

續吳先賢讀卷二

劉鳳

劉鉉

劉公諱鉉余從祖永樂中以善書徵預脩史進待講英皇帝深所眷知 天語褒之云鉉開說簡質大有裨益已而 景皇帝稱攝諸司勸進獨不預名及易儲事起時爲祭酒又不肯表賀屹然中立在廷倚以爲重楊翥薦公及呂原可相而公竟不肯一見貴倖遂累考始進詹事歸方在翰林時王汝玉輩爲文若宿成公必淹時乃就然沈至深切於經國匡導納於善爲多不與輕薄體同也所著蓋多藏之不出久乃散佚惟詩二卷傳尤工於書楷法溫媚極爲時所重不肯爲人題故益少存者與人雖造次未嘗不厚念若同官者子弟見焉拜起必令如禮而恤所乏及問遺其孤無不至不好立名稱而咸謂長者敬之性廉厲不治家產故狹小耳卒贈少宗伯謚文恭子瀚官副使尤嚴毅能伉其法於宗蔚有禮教孫祭以公任爲郎至太常階一品實異數也贊曰昔汲黯在九卿中謂能立懷非徒言論無所避

也卽聞其風憚之所操裁墨矣若吾公在當時以文學侍從無所主守何以見調剛特當其有所發使人不寒而栗至舉動雖小必慎行已皆有尺寸寧違毋速利害藐不能易不可謂誠直臣哉以所後死靖難時故終其身不得追恤而劉氏自是遂以忠義世其家雖稍陵遲子孫咸依以爲重實有所始之矣

仰瞻

仰瞻者長洲人爲大理丞以持法稱當宦者振擅命人爭附之朝夕走其門惟瞻與薛瑄及少卿顧惟敬不肯往振嘗怒瑄不謂因卒沈榮事遂坐瞻謫乘障已而尚書俞士悅等言瞻抗直且據法不敢阿不宜斥棄者乃使復爲理其操裁益峻竟以不能輒曲失當路意謝歸卒瞻少嘗師夏時及貴事之尤謹經其里必式過門則下而趨敦行自其性然

顧惟敬者吳縣人與瞻同爲理瞻事起并及瑄獨不逮敬敬自請繫乃出之吏蜀未久罷敬尤畏慎居平不妄出一語得年八十餘

贊曰李離爲吏以死守法張釋之當犯驛以金不敢動搖彼其爲法吏寧當有所阿哉若其不謂貴勢無所陵折可謂剛矣時皆喜趨和承意不敢引當否至

疑瞻下急惟敬素長者乃能與之進退亦賢矣卒然皆由於瑄有所式化語云義不虛出乃譽不獨生瞻等之謂耶

陳鑑

陳鑑字戒永樂間任御史進御史中丞撫陝以西被邊郡善於殺柔故虜亦不敢犯尤得人心薦達人才惟恐後嘗舉王鉞自代及召入行御史大夫事諸御史咸重之不專庸威嚴而自惕若斂服不暇王鉞繼亦得入欲排鑑出之會陝旱甚吏民詣公車上章乞鑑乃復令往撫至則禱而雨西人大悅又大爲興發賑恤之躬行田野察幽隱理沉滯導疏川澤豐殖數壤佐寬民力其精勤不令晝夜蓋安集陝者十餘年上所以加惠錫眷盛鑑者亦歲至雖召公之在西土無過也民人私相與尸祝之至有疾痛號於鑑若響應者遂神明之幾六十餘乞歸卒謚僖敏而其弟子僕仕御史能析疑獄覆脫從輕典理鹽筴除其姦亂以不賄聞僉事蜀值寇作率衆二千且抵其地賊方數萬據險待我乃請濟師及督將貴至僕遂前驅入破其寨四十餘不解甲兩月又爲畫所以靖之策上幕府明年賊再發夾江之花溪又檄僕討平之雖

以書生冒矢石出入行間介冑士所難使者方上其功當趨貴州溺於叙之江中

贊曰國家初興其定功基造者皆佐命二三臣至綏固和之丕克保乂非老謀長慮忠篤之老則曷以哉若鑑之分陝陳常佈藝耨之經法而民知有時至竊竊然俎豆之不能使人無保已惠之入人深矣夫若僕以死勤事其功乃不顯人臣之義惟其所在庸有猜乎

俞士悅

俞士悅者長洲人幼敏慧能誦學永樂間授御史以肅敏任職稱選按察楚是時法尚峻上下皆不敢苟而悅所蒞更稱寬惟吏坐姦利事者與重劾屬所部裁薦及署吏皆走匿悅爲具畧備巡屏攝行火所及永冠禮於嚮風爲逐滅火馬進茶政測測多名禍吏悅佯若不問者已而盡得其姦狀窮治之政爲清倭人入寇自悅設詐激二戍至今賴之召入爲大理當已已虜在城下以悅爲都御史與衛穎師師門焉晝夜不釋甲迄平進尚書刑部天順初六卿皆例謫成化時赦還復官卒八十餘悅與鑑同時無赫赫譽然能薦達士其被譴怒者多爲開解不避雖無犯顏

爭蓋柔而能立有足稱矣

贊曰人臣衛社稷死生以之春秋之義不有居者其誰與守叔武之復衛國蓋權之有焉功雖能定所以忠上者則無方與悅值助機因時傳會致位公卿其忠計或有所効之矣至同之一時用事者謂不能廷爭庸庸隨世寔亦有之若彼持構則有人矣哉悅無預也

徐有貞

徐有貞勳名理其先以豪右徒有貞生而短小精悍目光映人爛爛慷慨有當世志始從吳公訥游訥奇其材祭酒胡儼有人倫鑒訥進之儼所適儼病卧見之令爲詩不覺躍起繞床曰此曷鉉器也何意得之以進士讀書中秘時楊文貞諸公在內每都郎得其試文輒嘆息有貞以士所以謀議濟萬世業乃獨以文馬爾乎肆其力於學無不究通資故絕人非有從授者星曆運度緯候數象禁方既所該綜而智計權畧意算又非書所盡也當正統間仕侍講時方以虜爲事乃上言戎謀便計及討伐利害若言不當出擊者上爲嘉納至事變作中外戒嚴以有貞素蓋言兵今之河南起兵以爲聲援行御史事守便宜不待

報使恣所爲貞直馳至鄴民已匿山谷不出應爲諭以無恐命善吏能得民者四出招之遂大集因申約束教之司馬法脩器甲什伍之特不置又藉謂事寧當任所之故士爭願効行間皆太行驍勇可用惟得當爲快會虜退召還以舊學侍帷幄先是河決張秋治者徒築塞之乃益潰不能絕資費無算漕渠梗餽卒弊不勝事下司空集群議求善洒水道者貞自請行時欲以興發大徵役貞言不當先自擾俟馳詣彼相度遂乘遽發始渠涸冬月漸爲陵陸行者道絕貞至之夕水忽驟發咸驚以爲神因召所司語以工非朝夕計設徒傭益患苦之耳吾當別爲方姑悉遣歸又量遠近爲部伍先後發衆得無窮聚躬履行循水所由踰濟汶道泗沂沭衛涉沁沿河下濮范極水勢所底圖地形高下前所遣度已集乃上言水之澹遠雖天時地利有適然者而人事緯經乃由作治昔禹之治水豈有他術能逆水之性哉今臣驗河流自雍之豫出險阨就沉升固已汨蕩又自豫之兗土蓋踈惡其衝河曲爲大澤牽漕洩入海之道而去衆流從之徙而北則北溢南則南墊而漕渠淤濇則穿溢潰防旱則烏鹵千里又不可耕而食今治者欲塞之母

潰而潰愈不可止者可謂失策矣臣請疏導水所趨平之乃治其決決已治乃濬其淤因爲溉灌宣節俾安流當可詔從之惟所辟置興立無得從旁撓者貞乃作掩埽法至今遵之綿竹大爲編薄實之土石視其潰數十人推而湮之既使不旁溢又深爲渠引水入之度勢踈近置牌隱以金莫張秋之首旦大濬之野越范暨濮又上接澶淵以達衛沁用殺其怒流隨平命渠曰廣濟渠則里流同委牌乃上下櫛比以次開啓流之濫濫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萬丈於是水不得東益薄濟北出利漕治既底績又大作堰其上槩以水門綴之莫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又十分其長以爲之厚門之廣視堰之崇而厚二十之莫厚視門崇視堰而長百之其疏鑿視水之性而渠牌乃少引之北復作脾龍灣魏澤積水過丈則泄之由直姑以入於海又以蛟螭潰莫置金鉄焉且與水相顧凡沉之數萬斤蓋作治三年始者議大興役員請蠲河濱牧馬庸事河省費不啻十之有以役久聚沮議者上下之貞貞守便宜言河薄洛之水爲趙魏患者自古記之矣臣非敢必有功顧奉上所指措不敢不力上悟數勞問倚之專故迄就者由信任也歸權

貞副御史大夫至景皇帝彌留際衆方危懷不知爲計戚屬張輓張軌侯石亨寺人曹吉祥謀之學士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顧彬老無能爲在今惟貞經濟才往圖焉其可亨雅知貞遂以二月己卯夜就貞言之貞曰太上皇非以佃游出天命未改歸而揖讓人尤屬心今奉以復辟天人同符因爲陳計亨等去二日辛巳夜復造貞貞乃升屋求覽天象亟下謂亨事在今夕不可失密爲畫所以發狀亨輓小語云今虜薄城事危且奈家族何貞請因聲言納兵徭非常誰當疑者遂倉遽起貞與家訣曰事若成宗社福餘無復顧矣獨馳去與亨輓及太鴻臚楊善収諸門鑰夜中納外兵衛士愕不知所爲禁無得出聲既已盡入取鑰匿寶中鼓進之響振遠近夜色猶晦衆惑所向貞曰時至矣不可後亟叩南宮門鑰不可啓撞之俄聞開闔聲隱隱內中無燭亨等入太上獨出問誰耶衆皆俯對請登極揮士以輦進貞翼上升遂及皇后同行天忽開朗日月皦然上顧問貞誰對以都御史徐有貞上又曰此事出卿耶朕失遇卿矣蓋貞嘗侍上講登殿始辨色鐘鼓鳴群臣入猶惶惶已乃知太上復立喜甚中外謐寧事俄傾定

景皇帝聞鐘聲知爲上曰兄奸於未進貞司馬

又論定策功封武功伯賜之諡以升華宥密諷猷盡

善爵三世又錫章服一日三接顧遇甚隆使命相繼

上不時召對或已出復入萬務庶幾皆與疇咨虛

已倚任貞亦以不世遇慨然思所以致治爲萬世利

極慮安危有所創裁釐擇時進密議人不得聞始漸

側目不便諸貴近矣且語曹石等遇違會成功當思

抑損以示人臣義無顧私豈其有一有所出敢微上

寵哉遂愈嘆貞每有陳請或不得則慰謂貞所詛患

不已會上有所賜王帝先以許欽已又與貞益恨

之御史楊瑄論亨吉祥侵奪民事上又善之謂敢

言乃同譖怨貞喊御史將圖害之者上爲解慰不

能釋陰使人伺貞對承上語以機要不當泄者以

質之上乃驚謂此密與貞言汝安從得之以貞所

宣示告遂疑之春漸衰益進譏誣毀之造危惡語誹

時政託給事李秉彞名上之時秉彞以服去久逮下

請室論不勝楚毒死曹石又言此貞客馬權以貞意

爲此李麻滅口貞宜知之者上雖怒猶念其功始

貶斥之又上急變激以異謀乃復追貞理之適風雷

作貞已入亨等遂將麻之上見遽令出就外屬乃

得全原治權尤憐令承狀終無驗權請至廷當有所

言乃獲對大呼貞冤聽者愕不敢詰遽引退適門復

戒焉上頗感悟有出貞猶用前語有續禹功語爲

不臣者謫徙之絕微貞自以肩於時獨思咎戾無幾

微介時有守臣詆罪或迎奄意辭連連貞上釋不

問後數思之欲召輒爲相賢沮止居久之上益念

不置特詔使歸田里貞既得返屏居一室謝絕知

友賓客自以於易有所詣愈益玩之其有會亦不以

語人既精占候一旦觀天文云曹石當敗其被禍不

但若所中我者已果相繼卽其罪至憲皇帝初賜

之章服晚始繼尋山壑隨所之流連不舍俛仰慷慨

時游於酒人中酣歌狼籍酒數行已往起舞相屬雖

寓之宵冥恍惚而忠國益王之念悵惓不忘若所賦

詠迭宕無所之而奇致可想書散在人間得者輒藏

之貴甚亦習黃老言有神仙想惜未能升陵喜夜與

客語或遂微曙興至孤往冀有遇之又或謂其有異

術能變幻者至其雄沉有深栗卓犖精識善謀能斷

爲一代宗臣豈虛乎哉贊曰士當無事時雍容濟盛治然猶稱焉及制變圖

難定傾扶危決策無濡忍之意存亡以之此其謀烈